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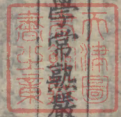
宗廟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三

宋鄱陽馬貴與先生著

天子宗廟



唐虞立五廟夏氏因之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爾雅室有

東出廟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中路謂之唐室途謂之陳

閼謂之門

周制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朱子曰凡廟主在左廟之室中

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太祖東向自如而為至尊

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

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

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為昭右為穆祫祭之位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一

則北為昭而南為穆也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祭法天下有五

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

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

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 晉張融評

曰孝經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祭無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之制祭法所言皆衆

世之法 禮書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

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

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

書禮於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蕪姜嫫之宮則虞周
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
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
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法施於民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
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
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
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為二祧親廟四而已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之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
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
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二

哉王舜劉歆論之於漢韓退之論之於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
在者無異致也 又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
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
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 朱子論古今廟制曰王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
而祭法又有遠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
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
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
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一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
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
遞毀之次則與天子同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制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而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生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又曰韋玄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其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高祖之廟而附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君其處故為之祭以告新舊之神也

原九十一

漢高祖十年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惠帝即位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四年以叔孫通言乃詔有司立原廟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惠帝作復道又請以復道為原廟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太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而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文帝四年作頤成廟

景帝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下宜世世獻祖宗之廟制曰可

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武帝巡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元帝永光四年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丞相韋玄成等議曰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奏可 又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四

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後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 後又議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祖宗之廟世世不毀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明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為

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 議者又以為清廟之

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
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
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上亦不改也

哀帝即位孔光何武等議迭毀之制彭宣等以孝武廟親盡宜
毀於是劉歆議曰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
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
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其
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
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
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五

故殿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
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
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考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
謂無功德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
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
攸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
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非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

如德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明帝以光武撥亂中興更為起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
務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為常

初平中董卓蔡邕等議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

宗及近帝四凡七帝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時未嘗者

祭天之禮東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止

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定七廟之法

至董卓而後定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又按蔡邕

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為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

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

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祖及祖功

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

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

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祖也今捨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

五世之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預妙

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絕安帝以清和王之子入繼和帝順

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

桓帝至靈帝方有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

謂高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來既入嗣大

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遂違於大

宗與私親陰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陰有諂附耶不然何

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

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原九十二

唐中宗神龍元年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廟百世不遷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玄王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皆出太祖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為太祖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先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帝為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皇家太廟惟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穆合食之數奉教既立七廟頂尊崇始祖速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文王為始祖不令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玄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謂文王為太祖耳非捨祭禘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契為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契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奉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邶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惟

林議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
爭所宜因循竟從林議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矣
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年代遠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
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太宗高
宗中宗睿宗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於廟由是為七室
而涼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以謂
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立別廟於東都
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
遷是為七室矣睿宗崩博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
相為後殷之盤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先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八

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
可兼毀二廟首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
容兄弟止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
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
是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謚
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廟為
九室

原九
十三

宋治平四年英宗皇帝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太廟第
八室而僖祖皇帝神主係唐故事祔藏於西夾室從之至熙寧
五年中書門下言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
有廟與商周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主於夾室殆非所

以順祖宗孝心事主如存之義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議
故復有此請乃復奉僖祖於大廟遷順祖神主藏於夾室
嘗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神宗
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
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
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
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
毀其制則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
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
太祖而成湯及三宗雖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
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三宗廟門九

於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於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奉於稷
契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
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
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宣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
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之稷契則固不侔
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誦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
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禘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
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
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當中齋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
之內故禘祫則虛取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
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親盡已毀而禘祫

則合祭故當時禮議有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禘祭如太祖東向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量獻二帝迭處之矣然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祖本無功德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毀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毀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文獻通考詳節卷之三宗廟門

十

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創業垂統者為太祖而創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蓋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於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歷代所以不能復故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以稷稷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崇寧二年詔增太廟為十室復翼祖宣祖廟 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四祖殿於太廟大殿之西奉祀主僖順翼宣四祖神

主歲令禮官薦獻 宋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

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
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與后稷疑無以異當時諸儒
韓絳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
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弁王普
尤表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
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
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并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
議於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
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又奏請立僖祖別廟
以順懿宣二祖祔藏時朱熹在請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大略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士

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
袷祭設幃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袷欲別立一廟則喪事
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當
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袷時暫東向之故
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令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
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 按太祖東向之位或以
僖祖當居之然以為藝祖當居之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自治
平四年英宗已祔廟張安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
詔從其說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紛更遂主議以為僖祖宋
之太祖不當祧韓持國輩爭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爭
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

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議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盡親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文獻通考詳節

以順祖為太祖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并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於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槩為不可近捨創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於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覆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

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創業以來及八世十二廟則生
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於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
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弑王晋等所言乃至當之論也晦菴
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
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代異而不當於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天子宗廟之制見於經傳甚明歷代諸儒因經傳所載而推明
之其說亦甚備然終不能依古制立廟者有二一則太祖之議
難決二則昭穆之位太拘太祖之議難決愚既詳言之於前矣
若昭穆之位太拘則請得而備言之蓋諸儒言廟制者莫詳明
於晦菴之說既為之說又為之圖覽者一見可決矣大槩謂太
祖在杜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百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七

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
穆則群穆皆穆而昭不動且引書穆考文王詩率見昭考及左
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為證蓋文為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
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為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
孫皆穆也既創以六廟之後其新陟王之升祔者昭入於昭穆
入於穆截然不可紊此立廟之制也然愚以為此制也必繼世
有天下者皆父死子立而後可若兄終弟及則其序紊矣姑
晦菴之圖考之其圖自武王至於山王皆定六廟三昭三穆
位然自懿王之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懿王崩孝

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故晦菴廟圖宣土之世
穆懿夷為昭孝厲為穆夫穆王於世次昭也共王為穆

子於世次穆也懿王為穆王之孫則繼穆王而為昭是也
王為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為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
繼孫之廟矣至夷王為懿王之子世次當穆而圖反居昭厲王
為夷王之子世次當昭而圖反居穆則一孝王立而夷厲之昭
穆遂至於易位於是晦庵亦無以處此不過即其繼立之先後
以為昭穆而不能自守其初說矣又况宣王之世三昭三穆為
六代則所祀合始於昭王今因孝王廁其間而其第六世祖昭
王雖未當祧而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則雖名為六廟而所祀止
於五世矣然此所言者昭穆祧遷之紊亂不過一代而已前乎
屬者為商商武丁之時所謂六廟者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
小乙是也然南庚者祖丁兄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又皆祖丁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子也姑以祖丁為昭言之則南庚至小乙皆祖丁子屬俱當為
穆是一昭五穆而武丁所祀上不及曾祖未當祧而祧者四世
矣後子周者為唐唐懿宗之時所謂六廟者憲宗穆宗敬宗文
宗武宗宣宗是也然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敬宗文宗武宗又
皆穆宗之子姑以憲宗為昭言之則穆宣為穆敬文武為昭是
四昭二穆而懿宗所祀上不及高祖未當祧而祧者二世矣蓋
至此則不特昭穆之位偏枯而祧遷之法亦復紊亂若必欲祀
及六世則武丁之時除太祖之外必創十廟懿宗之時除太祖
之外必創九廟而後可且繼世嗣位者既不能必其為弟為子
而創立宗廟之時亦安能預定後王之入廟者或穆多昭少如
殷之時或昭多穆少如唐之時哉則立廟之制必合於將升階

之時旋行營創屬乎昭者於太祖廟之左建之屬乎穆者於太祖廟之右建之方為合宜而預立六廟定為三昭三穆以次遞遷之說不可行矣又必如晦菴之說外為都宮內各有廟有寢有門有垣則其制甚大且必在國中門之左則其地亦有限昭穆之位既已截然則武丁之時雖五穆而不可侵昭之地而昭之地多虛懿宗之時雖四昭而不可居穆之位而穆之位半闕易世之後又不知其為昭為穆者何如而已創之廟其世代之近者既未可挑選其昭穆之不順者又不可升祔則必須逐代遷行位置營建而後可而其地又拘於中門之內太祖廟之左右縫造煩擾非所以寧神明對偶偏枯又無以聳觀視似反不如漢代之每帝建廟各在一所東都以來之同 異室共為一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

五

廟之混成也愚故曰七廟之制諸儒皆能言之而歷代俱不能如其制而建造者以昭穆之位太拘故也 又曰虞夏商周之事遠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於天下萬世者也傳曰烈山氏之子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之異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函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 五 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函

定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葬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
矣而禘之祀仍商之舊列於社稷是尊禘而卑祖也故復創為
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自秦以來文王配天
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
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於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
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遠
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
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遠祖而不問
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
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宗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
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創業之祖上擬文王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四

志

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可以擬后稷者則不
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原九十四

后妃廟

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氏註先妣姜
嫄也

漢高祖即位追尊先媪曰昭靈夫人

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
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

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薄太后孝昭趙太后寢祠園宜
如禮勿復修奏可

南燕慕容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太后以蘭后

配享太祖博士董謐劉祥議以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嫄明聖王之道至公為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氏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廢社稷追廢之尊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毋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能配莊公也昔文姜得罪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得罪前朝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舊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開元四年昭成皇后柩太廟初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七

欲祔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奏議曰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昭成皇后有太姒之德已配食層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別立一廟周禮云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晉代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於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

昭宗大曆元年將行禘祫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

三后者宣宗母孝明太皇太后鄭氏敬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文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三后之廟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

加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皆
於本廟行事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
后祔享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三太后憲宗穆宗之后
也二帝已祔太廟二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
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
於太廟垂辰之甚按曲臺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祔於祖
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遣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元獻
昭德之比昭成肅明崩睿宗在位元獻崩玄宗在位昭德崩肅
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本當為太廟合食之
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太
廟有本室即當遷祔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文

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
廟已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
云皇太后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中元年
作神主立別廟神主亦題為太后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
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
是懿宗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
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后禘祫於太廟儀註云內
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亦黃褥位奏云某謚皇后
禘祫祔享於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瀆奏云某謚太皇太后
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
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於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二不可也

且禘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

私親廟

漢宣帝元康元年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謚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塚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益奉明園戶為奉明縣

漢哀帝建平二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九

穆儀如孝元帝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時郎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孔光大司馬傅喜大司空師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皇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步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奉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皇

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此
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
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
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
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
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
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恭皇
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自是之後
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
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子

藏之宗廟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議濮安
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僊遊縣君任氏合
行典禮知諫院司馬光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
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
非當時取譏後世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
名歐陽修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中書奏孝宣光武
皆稱父為皇考於是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
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儀禮及僕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
篇奏之司馬光又言政府之意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詭誤

或聖聽稱引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按曰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定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大過况但稱曰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一君家無二尊若復尊僕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乃詔立僕王園廟以宗僕為僕國公奉僕王祀

原九十五

祭祀時享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

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穀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其祭貴肝用日出

周祭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以禘為殷祭之名其祭尚臭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燭蕭合饗鄉其祭貴肺用朝及闇 傳凡祭

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禮書曰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忽悽愴發於霜露之既降怵

陽生於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
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祇祭之日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乎下自再裸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
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日固不足而強有力者亦莫善其事
矣若日享一廟前祭視牲後祭又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
矣考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牝牲祭夏秋冬則合享牝祭各於
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犴牲禘祭禘嘗禘烝諸侯禘
牲禘一牲一禘是天子春犴而三時皆禘諸侯亦春犴而冬皆
禘其異於天子者禘一牲一禘而已禘一牲一禘而嘗烝皆禘
是始年再禘次年三禘也天子言犴牲禘諸侯言禘牲天子言禘
禘禘嘗禘烝諸侯言嘗禘烝禘此特變文而已楚茨之詩始言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以往烝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
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云嘗禮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
於烝嘗而具祭者禘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於皇祖者亦禘也
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小
禘也三年之禘大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
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矣
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祀為小禮矣蓋小禘止於未毀
廟之主大禘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禘於
太廟視迎四廟之主天子旅酬其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
廟非小禘而何

通典祭之日王服袞冕而入廟王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

后則副禕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尸服衾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反於室而不迎尸於是王以圭瓚酌雞彝之爵鬯以獻尸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乃璋瓚酌鳥彝之爵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袒而迎牲於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腍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鑿刀啟其毛血以授於祝祝入告於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前薦以遠豆脯臠而已乃取牲腓骨燎於爐放入以詔神於室於時王親洗肝於爵鬯而燔之以墮於主主入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

文獻通考詳錄

卷三十三 宗廟門

三

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於是王乃以玉爵酌獻罇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后於是薦朝事之邊時堂上以夾鐘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獻罇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是王自阼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先薦熟於堂設饌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機於倚故云變機也設席之後更設尸主之席於堂在戶內西方東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記乃遷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時祝又以竿酌奠奠於饌南所謂天子奠筭又取腸間脂燭之蕭合羶薌燎於爐炭所謂臭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室即席舉奠筭將祭之時祝則詔王拜安尸拜訖尸遂祭酒以菁茅謂之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

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罇盞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時后薦饋食之遵又以玉爵酌象罇醢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尸食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醴齊以酌尸謂之朝獻此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遵尸飲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受祝祝酌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酢席於尸內尸少祭饌黍稷并假福王王乃以出量入與爵入受之后以玉爵酌饋食象罇之盞齊以獻尸曰再獻尸酢后如王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玉爵酌盞齊脩卒食三獻合九獻凡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也尸獻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尸飲訖又酌諸臣如后之法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之樂以樂尸九獻之後更為嗣子舉奠與羣臣進獻更行三爵即行旅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酉

酌無算之爵旅酬既訖則尸出嗣子餞之厥明更以一牢饗於坊仲春之月天子鮮羔開冰先薦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菟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雞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長樂陳氏曰先儒謂廟藏神主而祭以四時寢藏衣冠几杖之具而祭之以新物然國語曰大寒取名魚登水禽嘗之寢廟月令四時新物皆薦寢廟蓋有寢者薦寢無寢者薦廟非謂薦止於寢也嚴陵方氏曰既曰寢又曰廟何說也蓋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天子七廟而周官謹僕止掌五寢者

將致先除其震事有漸故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原九十六
惠帝時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遂獻宗廟
請果獻由此興

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者合百七十六國中各有寢便殿日
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三十五祠便
殿歲四祠

後魏孝文帝詔罷寒食饗 致堂胡氏曰四時之祀天子用孟
月禮之正也若寒食其始不出於先王其節或跨乎仲季始於
晉人思介子推之焚死為之不火食而有天下國家者以是日
祀其祖考可謂不經之禮魏孝文斷然革之見亦卓矣

唐玄宗時太常議加蓬豆及酒爵制度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祭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五

禮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尊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
物漸備作為酒醴陳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
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玄可存而不能測也祭禮
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玄樽犧象靡不畢登於
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
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
牲之俎八簋之定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
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適豆簋簠罍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
通於饗饗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
處謀近古知禮者也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

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祀祭明矣是饗禮文而通其情也哉
宋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國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
享饗饌畢陳因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饗具設遵漢
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
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解擇美薦而後
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祭如神在無或簡
怠增昂虔誠其進珍羞或時鮮美考諸祀典有所漏略皆詳擇
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臙盡在是矣不
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盞於
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銅銅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
時器故毛血盛於盞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五

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如籩豆十三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
皆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
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
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為貴
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
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

矢寶五載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為貴者自禮經脰膾之
儀蓋昔賢之尚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心方資饗
禮以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仍令所司務令豐

禮
宣和十四年太常丞王涇請去太廟上食曰伏以太廟之專邊

食味之節也今朔望上會於殿儀備秦漢之制
前冬誠不其味高貴氣臭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管不命三公

執事者惟宮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

乎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禮以禮斷情罷之

可也至若凌寢上食探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

循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原九十七

宋制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

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開寶初上親享太廟見所陳遠

豆簋簋問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上曰吾祖宗寧識此命撤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七

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

元豐禮官言聖王之事宗廟禮如事生故饌則薦四時之和氣

與四海九州之美味貢則陳金璧龜帛以明共天下之財其餘

無常必致國之所有以明遠物無不至自秦漢以來奉宗廟者

不本先王之經誡有司奉行充位而已故天下常貢入王府者

未嘗陳於太廟良為濶略請親祠太廟並令戶部陳歲貢以充

庭實仍以龜為前金次之玉次之玉帛又次之餘居後原九十八

古者宗廟之祭有正祭有告祭皆人主親行其禮正祭則時享

禘禘是也告祭則國有大事告於宗廟是也自漢以來禮制陳

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唐中葉以後始定制於三歲一郊

祀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於南郊宋因其

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文壇告
祀堂行禮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
禮所謂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禩宮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
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是也若正祭則未嘗親行雖禘祫大禮亦
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祭禮一次而
已蓋法駕屬車其鹵簿鄭重裸薦升降其禮節繁多故三歲享
帝之時僅能舉一親祠然告祭之事亦有大于祀天者如即位
而告廟則有舜禹受終以至太甲之見祖成王之見廟皆是也
西漢時人主每嗣位亦必有見高廟之禮而自唐以來則人主
未嘗躬謁宗廟致祭以告嗣位宋朝惟孝宗光宗以親受內禪
將行此禮而其他則皆以喪三年不祭之說為拘不復舉行然

文獻通考詳節

卷一三 宗廟門

三

自以日易月之制既定諒陰之禮廢久矣何獨於嗣位告祭一
享以為不可行乎慶元間李大性李謙所言可謂至論要之親
享既不並廟祭則合祭於禘祫大祀行之而嗣位告祭則亦必
合親行如卜郊之祭乃三歲常行之事又只為將有事於上帝
而告白于非宗廟之大祭則有司攝事足矣

原九

禘祫

勿氏曰愚聞之師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
廟之主王制云天子祫嘗禘烝諸侯嘗禘祫此時祭之祫也
羊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也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
大漢儒乃混禘祫而並言之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郊

宗石室鄭玄謂禘則毀主未毀主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天子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右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則祭於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於武王之廟何休謂禘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禘禘之歲月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為據按禘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五年而再殷祭大殷祭乃大禘之祭也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與為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禘五年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三十月而禘二十月而禘原其所以皆由混禘於禘而皆以為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禘皆以為合食於太祖則禘禘無辨矣而又欲勉強穿鑿分別其所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完

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群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禘異不容混矣大禘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又何太王王季合食於后稷文武以下分昭穆各祭於文武二祧之分乎禘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禘祭功臣不與享乎知禘禘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說皆非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論乎

黃氏曰周禮司尊彙有追享朝享之文先鄭曰追享朝享禘禘也趙伯循春秋纂例曰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

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不兼群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襲也公羊傳曰大廟祫也毀廟之主皆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謂之大事也然則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奉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殷先王崩新王元年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每間歲皆然以終其代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群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禘以夏祫以秋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爲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三宗廟門

宗廟門

手

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爲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大槩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

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爲

一事一失也輕宗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夫禘祫之禮不同王者

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

也合群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

爲殷祭矣而又兼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

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單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

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禮

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
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
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禘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
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
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謂大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
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禘諸侯亦有禘於文公何譏譏其逆祀躋
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禘皆為魯禮夫禘為魯禮可也魯之有
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於
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鄭康成不能推尋本源辨禘
二禮之異乃反取春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禘之正禮又云
稱禘禘皆為殷祭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且多為說以文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鄭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
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
始讀之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
禘之說出於春秋魯禮而已夫禘禘二禮其源各異本不相因
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禘文公之禘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
公二年既有禘則僖公二年亦必有禘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
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而牽合影射強以為有以明僖之
禘前有禘文之禘後有禘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
之禘為證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

之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

其證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

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禘五年再禘也鄭氏乃引之以證

一禘五年一禘之證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

其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為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

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

喪畢而禘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果何所據乎強添

於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爾後之

儒者知其不可則為之說曰喪畢之禘禘之本明年之禘禘之

本其為說信巧矣而惜其似是而非此其妄四也鄭氏以無為

有駕虛為實而諸儒靡然從之王肅最為不信鄭氏亦以禘為

五年殷祭之名不亦誤乎自鄭氏說立混禘於禘而禘之禮

亡混禘於禘而禘之禮亦紊乃欲尋流逐末辨禘禘之名之

文獻通考詳節卷十三宗廟門

同馬融謂禘大禘小鄭玄謂禘大禘小賈逵劉歆謂一祭二

紛紛異同汨經尤甚故曰混禘禘為一事其失一也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

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禘禘諸侯禘一

禘是也原一按爾雅以禘為大祭祭法序禘先於郊後之

者以禘為祭中之至大而必推尊其所以大之說故或以祖之

所自出為天帝其意謂郊明堂猶祀天禘大祭也豈止於祀祖

而已乎又以禘為并祀群廟之主其意謂禘猶並祀群廟禘大

祭也豈止於祀祖及祖之所自出而已乎此二說者趙伯循楊

齋諸公闕之善矣至於大禘之後復有時禘則見於禮記左

傳者具有明文而趙楊二公猶不以為然其意亦必謂禘大祭也不當復以此名時祭不知禘亦大祭而亦有大禘時禘之分則禘何害其為一名而二祭乎然則以禘為配天以禘為合祀群祖以禘為非時享蓋皆本於欲推尊禘之所以大而不欲小之故也

漢元帝永光四年罷郡國廟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廟制韋玄成等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脩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嚮子為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禘之為言諦諦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久廢謂可如禮施行 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先儒林氏

楊氏皆以為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依約立此說據魯僭亂之制定為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其說久

矣蓋此說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為周禮非魯禮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睿宗崩喪葬而禘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凡七禘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禘並止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為一禘一禘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禘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玄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為謂二禘相去為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禘焉此最為得遂用其說由是一禘一禘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禘先後不同焉 致堂胡氏曰禮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於其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十四

君於禘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禘之正文也王制乃漢儒剝經為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舛駁者多矣非孔氏所傳也以義類考之禘禘皆合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群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禘天子禘諸侯洽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於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禘也此稽大傳而折衷者也王制曰春禘夏禘又曰天子禘禘禘嘗禘烝又曰諸侯禘一禘一禘又曰諸侯約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禘雜莫可按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為之說春禘夏禘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為殷祭且王制所載六官之事皆

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此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禘而後時祭此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群廟此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此又自畔其說不通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禘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禘禘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己意不曉禘義之七也其失有七而未嘗折衷於孔子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禘天子無禘而有禘千百年紛紛之議可以一言而決矣

德宗貞元七年初議獻懿二廟神主四門博士韓愈議曰今報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按禮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禘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不可施行國家德厚流光剗立九廟以周禮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禘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慮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

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禘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禘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探所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五

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禘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

乎原

宋神宗元豐四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禘禘之義存於周禮春秋而不著其各行禮之年經皆無文惟公羊傳曰五年而再盛祭禮緯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禘禘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禘前則是

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二年而祫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於群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本朝慶歷初用徐邈說每三十月一祭熙寧八年既禘又祫此有司之失也請今十八月而禘禘四十二月而祫庶幾舉禮不繁事神不瀆

五年帝謂宰臣曰禘者所以審諦祖之所自出故禮不王不禘秦漢以來譜牒不明莫知祖之所自出則禘禮可廢乃詔罷禘享楊氏曰或謂虞夏殷周四代各有自出之帝則禘禮可行迨後世如漢高祖崛起草野非有所自出之帝如虞夏商周世系相承則宜何禘乎曰木有本水有源人莫不有所自出之祖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三

若論所自出之根源則厥初生民之祖是也虞夏殷周有所自出之帝故報本追遠之心上及於天帝帝嘗而止若報本追遠之心未有所止則必至於厥初生民之祖而後已是以程子祭禮有冬至祭初祖一條以明孝子慈孫報本追遠深長之思仁孝誠敬無窮之念後來朱子又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夫程子未嘗建議於朝修定祭禮所論冬至祭始祖一節亦統言祭禮之大綱未及於尊卑輕重改加殺之差也朱子以初祖之祭似禘而不敢行者以禮不王不禘故也漢世既無太祖廟又不禘及初祖此不可以為法後之君子有能推明大傳小記之文虞夏殷周已行之禮參之以程子朱子精微之論則禘禮可行而古人甚盛之典復見於後世矣

此條自上卷移入

高宗紹興二年吏部員外郎蓋
斧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曰仰惟
太祖皇帝受天命混一區宇

萬世不拔之基垂子孫無窮

之緒即其功德所起有同乎堯
之后稷若乃因時特起之蹟無
異乎漢之高帝是宜郊祀以配
一八宗祀以配上帝祫享居東嚮
之尊傳千萬世而不易者也國
初追崇之典止及四世故於祫
享用魏晉故事居東嚮之位至
仁宗嘉祐四年親行祫享之禮
嘗詔有司詳議太祖東嚮用昭
統緒當時廷臣僉謂自古必受
命之祖乃居東嚮之位本朝太
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
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當時
大祐止列昭穆而虛東嚮蓋終
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允
協禮經暨熙寧之初僖祖以世
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援請
遷于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乃倖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庚

章衛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
東嚮一時有識之士莫敢與辨
至元祐之初翼祖既祧至於崇
寧宣祖當祧而蔡京用事一遵
安石之術建言請立九廟自我
作古其已祧翼祖及當祧宣祖
即依舊循沿至今太祖皇帝尚
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
識者憾焉竊謂王者奉先與臣
庶異必合天下之心願垂萬世
之宏規祖功宗德之外親盡迭
毀禮之必然自古未有功隆創
業為一代之太祖而列於昭穆
之次者亦未有非受命而追崇
之祖居東嚮之尊歷百世而不
遷者也 太常丞王普奏曰僖

祖非始封之君而尊為始祖太
祖定創業之主而列於昭穆其
失自熙寧始宣祖當遷而不遷
翼祖既以遷而復祔其失自崇
寧始按春秋書成宮僖宮災譏
其當毀而不毀也書立武宮煬
宮

畿其不當立而立也太祖皇帝始受天命追崇四廟以致孝享行之當時可也至於今日世遠親盡迭毀之禮古今所同所當推尊者太祖而已伏乞考古驗今斷自聖學定七廟迭毀之禮正太祖東嚮之位議止不果行

孝宗淳熙元年詔議禘享東嚮之位吏部侍郎趙粹中言謹按二經典禮三代制度當以藝祖為受命之祖三年一禘奉藝祖止東嚮之位其太廟常享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高祖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其僖順翼宣追崇之祖親盡而祧四祖神主別議遷祔之所或酌兩漢別廟之制與唐陳京之說別建一廟為四祖之廟或用王普議祔於景靈宮天興殿或用朱震議祇藏太廟西夾室大裕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完

之歲就行享禮庶得聖朝廟制盡合典禮

光宗紹熙五年閏十月詔別建廟遷僖順翼宣四祖神主太廟以太祖正東嚮之位孟冬禘享先詣四祖廟室行禮次詣太廟逐幄行禮

功臣配享

書盤庚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周禮夏官司勳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

漢制祭功臣於庭生時侍饌於堂死則降在庭位與士庶為列

魏高堂降議曰功臣配享於先王像生時侍讌禮大夫以上皆升堂以下則位於庭其餘則與君同牢至於俎豆薦羞惟君備矣公降於君卿大夫降於公士降於大夫配食烝祭所以尊崇其德明其勲以勸嗣臣也議者欲從漢氏祭之於庭此為貶損非寵異之謂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今使配食者因君之牢以貴賤為俎庶合事宜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共用之謂勇言有勇而無義死不登明堂而配食此即配食之義位在堂之明審也下為北面三公朝立之位耳讌則脫屣升堂不在庭也

唐太宗貞觀禮祫享功臣配享於廟庭禘享則不配後又令祫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四

宋神宗元豐時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周禮司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最多之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請每遇冬烝以功臣配享其禘祫配享罷之詔凡冬享禘祫及親祠功臣並配享

原一百三

諸侯宗廟

王制諸侯五廟三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祭法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墀為鬼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後漢獻帝封曹操為魏公依諸侯禮立五廟於鄴後進爵為王無所改易

唐制一品二品四廟貞觀中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
四時悉嘗猶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官為立廟以
愧其心

元和中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將祔四代神
主廟有二夫人疑於祔配請禮院詳定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
古者一娶九女所以於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
再娶之說前娶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於禮無嫌

司馬溫公作文潞公先廟碑記曰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
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
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
貴人多建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聖

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
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
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未遑禮類教侈廟制遂絕宋興夷
亂蘇疲父而未諱仁宗皇帝閱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
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武立家廟令雖
下有司莫之舉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請
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事以
上立四廟東官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泰酌以聞
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
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倡眾為之者獨平章事
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

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遺跡
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
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坊在中門之右首
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
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始釁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
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以元日寒食春
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配古
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原一
百四

大夫士庶廟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
寢 祭法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

文獻通考詳節

卷十三 宗廟門

聖

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造士二廟一
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
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
庶人無廟死曰鬼 按自天子以至於士五服之制則同而祭
祀止及其立廟之親則大夫不祭其高曾士不祭其祖非人情
也最嘗考之禮經祭以諸儒註疏之說然後知古今異宜禮緣
人情固當隨時為損益不可膠於一說也人徒見適士二廟官
師一廟以為所及者狹不足以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
人之制則雖諸侯大夫固有拘於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
也鄭氏註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
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太祖

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註大夫三廟云夫
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交是也
鄭桓公以厲王少子始封既為諸侯可立五廟矣然其考則厲
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穆王皆天子
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王之廟不當立於鄭所謂此君之
身全無廟也必俟五世之後而鄭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
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為桓公之別子既為大夫可以立三
廟矣然其考則桓公祖則惠公曾祖則孝公皆諸侯也大夫不
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於季氏所謂別子亦全無廟
也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
廟三廟之制而苟非傳襲數世則亦不能備此五廟三廟之禮

故禮通考詳禮卷三十一

宗廟門

星

祭法一節也百五

高爵為野乎姑曰古今異宜雖入制當節和為之節蓋不可
祇祭不及庶祿之七長下以學士大夫自燕而卷姑之公衛矣
不增昧天子爵對之篇類也八時大夫三廟士二廟之傳而
主以上外事其人升脊之冬惟或申東非和王之支無不辨以
也對世大宗小宗之別別子之子繼以之承以養未嘗事小宗
雖土祭二廟一廟而庶祿以上限自休后其祭皆此古人之傳
蓋曰雖庶祿對而不辨祭而庶祿之祭限示未嘗對庶士官稱
對祭之支下不辨祭大宗而大宗之為庶祿皆自首宗子祭之

